

宋  
四  
六  
話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相定本

卷九 啟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啟有云人家如破寺十  
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山房隨筆

賈師憲自江上入相去非作賀啟有日命珪相印瞻騎  
火之西來羽扇綸巾賦大江之東去兩股各共一脈殊  
精也賈後辭相位徑渡浙江歸紹興詔遣朝士中使宣  
押入朝絡繹于道越二日復造闕詔以爲平章事待以

成王尊事周公之禮去非作賀啟有曰居一二日上喜

蕭何之復來以億萬年王敬周公而勿替尤當切

隱居通議

臨江丁熺乙丑諒闇榜第四人爲他恩例所壓抑居第

八授永州教章宋代爲作啟謝辨章云諸公衮衮皆自

下以升高一介休休獨瞻前而忽後廖羣玉亟稱于賈

改隆興節推

齊東野語

景定壬戌齊疆來歸公以啟賀當路有曰亦有英雄欲  
舉涿郡而歸者奈無豪傑恐得荊州而失之未幾山東  
果復陷人以震卿爲知言又曰要使順昌之旗幟見者

寒心庶幾渭橋之鼓鐘從此歸命

隱居通議

姚橘洲尹臨安時吳履齋拜相姚語客作啟賀之商量  
起句彭晉叟云轉鴻鈞運紫軸萬化一新自龍首到黃  
扉百年幾見

貴耳集

陳丞相文龍咸淳初爲太學生是年學中引放公試試  
之之且適奔馳弗及旣至公闈則試者畢入已局鑰絕  
關矣公旣弗得入亟陳于當國者賈師憲特筆送入試  
已而同舍生忌公才名幸其不試又以爲此賈相送至  
有司必觀望私取則有妨同進競白于監試者卒不啟

關公以此終不得試惟以一啟謝廟堂當時傳誦未幾  
公擢戊辰進士第一敷歷清要景炎死節卒爲名臣啟  
曰公闡鎖棘自外門牆相度包荒許歸甄治甫倉皇而  
得請殆粉碎以難酬欲剖懦衷先橫感涕竊以得失有  
命行止非人王勃有作記緣風借送舟之便李廣無封  
侯相天教失路之迷蓋其逢不繫巧愚雖所投亦有奇  
偶乃若盱遲有悔之咎不勝進退維谷之難苟非有物  
敗之夫何使我至此伏念其齏鹽味苦葵荏品凡勇私  
怯公爲獵笑者八年矣跋前疐後譬蠅飛不數武焉徒

以先緒灰寒親頭雪白慨青氈之未復誓鐵硯以相從  
淒其萍梗於四方意者株守於一試居然不試何以謂  
文雞既鳴矣會且歸則可以速馬不進也非敢後何來  
之遲閤者辭焉君且休矣竊念廟堂之容物豈忍場屋  
之遺材聊仰首以鳴其窮果聞聲而見其事鄭重干鈞  
之判料理一介之寒尺度不拘章縫交誦人棄我取受  
相國之賜多誰復汝憐奈書生之命薄正舉頭而聽鑰  
竟搖手以絕關如之何其拒人歟其不哀之亦命也垣  
圍繞繞真如矢木之後門外棲棲自笑立袍之鵠固知

投璧是致遭疑初未入官夫誰見妒吾過矣吾過矣何  
所怨尤天厭之天厭之爲此顛沛是區區而不余畀將  
皇皇乎欲何之同輩深嗟不暇責我而悲我達人相語  
安知禍翁非福翁姑少逃紅勒帛之羞終未了白紵衫  
之債以俟知者知爾寧有利不利耶兩生不果來業已  
輸武成宮之試三年將拜賜或可儕光範門之班茲盍  
某官以不世之元勳爲斯文之盟主隔截進士忠厚樂  
易者不爲而收拾人才細大短長之並蓄故當三吐哺  
三握髮之際不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遂令金躍之頑

均園玉成之造某惟有益鞭其後再鼓而前失東隅收  
桑榆詎敢忘於憤悱在公門盡桃李竊豫冀於栽培少  
潔心香莫殫舌筆此啟既上賈師憲嘉其材餽以瓊花  
露百瓶蓋揚州名酒也公復小啟以謝曰上光範書甫  
介舍人之謁讀醉鄉記特華從事之頒何哉韓子之窮  
壑拜此曹相之醇酎溢榮觀於望外轉生意於愁邊某  
官酬酢周乎廣輪淺深存乎變理一尊二簋慶明良之  
相逢百榼千鍾味聖賢之深趣溥四海皆春之意開萬  
間庇廈之仁竟憐一夫之向隅俾與衆人而皆醉某醺



酣厚德傾倒感私天下一本瓊花曷當嘉貺門外三千  
珠履願走後塵況懷大臣當報國士

隱居通議

山東來歸時賈師憲初入相馮景說夢得以啟賀有曰  
周公大誥淮夷卒寧王之圖事孔子既相魯國歸齊人  
之侵疆雖曰切當然周孔事業賢相亦難以語此況檢  
壬之賈似道乎賈師憲既辭相印居西湖自爲平章軍  
國重事五日一入朝赴都堂治事賀啟有曰日間門館  
對南北兩峯之高時游廟堂總東西二府之問亦甚切

隱居  
通議

寶祐戊午震卿爲袁州判官時方巨山岳爲太守自以  
省闡魁望素負材名又嘗守南康軍因杖湖廣總所綱  
梢爲總領賈師憲勒其具析巨山不伏聞于朝力訴師  
憲之非總領所劾上巨山徙知邵武軍聲名頓重由是  
益自高旣至袁值丁子萬大全當國以袁玠知江州兼  
江西安撫沿江制置副使綱羅諸郡利原無孑遺巨山  
素嫉其姦令下輒盛氣抗辨震卿適贊郡事巨山奇其  
人傾心委任於是安撫司劾上巨山與震卿俱降罷明  
年己未秋九月十有七日潯黃逗渡丁袁俱敗竄朝綱

一新布恩宥過越明年震卿援赦恩得洗敘以啟謝檢  
正趙廣微崇徽有曰負弩而迎使者嘗隨牛馬走之塵  
升階而揖侍郎可想烏鵲飛之意敢謂十二樓之薄命  
忽遇千萬間之歡顏造化無私孤寒有恃某所學甚苦  
其貧則甘少而沈浸乎詩書直欲飲上池之水壯而膠  
搗乎事物何異登大行之山客媿媿而嘲雄人寥寥乎  
說項空自憐其猿臂誓不食於馬肝畢好雨箕好風難  
調衆口蜀吠日越吠雪自有他腸又曰脫幘受地露香  
告天所幸社稷靈長天王明聖雖未築鯨鮑而誅六賊

然已禦魑魅而去四凶神觀復同殺機頓息李定治東坡之獄而今果安在哉歐陽辨師魯之書必有任其責者未云不圖今日幸復見公卿篤厚之風自誓此生尙未奉郡國孝廉之對其所以報不在斯文又自辨有曰皇天后土張巡無降賊之心白晝通都會參有殺人之事此語尤悽壯可以感動

隱居通議

馬觀文光祖爲沿江制置使移築舒城賜名安慶府旣畢役詔馬公升秩以賞其勞去非爲作賀啟曰某官負大聲名立實事業經綸社稷爲左右汝翼之臣表裏山

河識南北必爭之地乃峙版幹盡闢草萊旬極尊壯當時震卿亦有作然不及此

隱居通議

制置使加職名因任次山屬余作賀語有曰尊俎折衝呈赤雲之勝氣江山如畫照黃紙之除書次山稱其穩熟又記次山爲江西運司判官時丁圭與應奎以省元爲國子錄因上書論宦者誤國致寇理宗怒其切直罷之出爲江西運司幹官與次山實同幕職也次山屬余通啟曰叩闕言事聳聞蓋世之清名待喜同僚將挹出塵之雅致試共論於心事殆慰滿於平生某官南省魁

儒東都節士忠義耿耿與日月以爭光議論堂堂忤雷霆而不懼頃妖狐之馮社引戎馬以飲江通國震驚在廷暗默公獨憤甚請劍以斷佞臣士皆奮然折箠而笞勅敵使微片言以拔巨蠹則雖百戰而無成功闡監動容覺朝班之增媿謀騎奪氣知中國之有人身雖屈于一時名已加于九鼎姑贊皇華驅馳之畫遄歸赤墀供奉之班與天子爭是非恢宏事業爲人材別邪正充擴初心其如爵位之光榮是特名教之餘緒某一官塵土十載山林痛飲而讀離騷永慨先人之忠憤研朱而點

周易欲窺往聖之精微分終老於田廬誤見知於臺府  
強加辟置俾佐諏詢亦幸逢於偉人遂獲聯於王事老  
韓同傳慚俎豆於諸公李杜齊名尙丹青於信史次山  
覽之嘉歎曰此乃以散文爲四六者正是片段議論非  
若世俗抽黃對白而血脈不貫者也

隱居通議

次山得知撫州實建昌鄰郡且顏魯公補處也德祐乙  
亥二月到任時風塵震鄰矣次山屬予作謝表及謝廟  
堂啟極蒙賞音亂離失其橐僅追記數語零落無完篇  
啟語有曰維撫名城實盱鄰壤鬱山川其信美儼桑梓

之相望當承平時尙可詫還鄉之繡今艱難世豈復吟  
凝寢之香亟馳單車來入危壘烽燧正當於孔道氈裘  
已迫於郊圻鳴於地舞於樓狡謀叵測鍛乃戈厲乃刃  
忠力自持緩則蘇民瘼而護本根急則守臣節而死城  
郭天子命我蓋將謹下國之扞防太守謂誰終恐誤上  
臺之推擇茲蓋恭遇大丞相身繫中朝之脈忠格列聖  
之靈方苻堅傾國而來朝野大震及忠定守京而後宗  
廟再安云云結語云魯公嘗爲刺史緬想遺忠藝祖親  
戒藩侯恭承大訓

隱居通議



次山初以曾公辟爲運使屬官曾公罷洪侍郎燾繼之  
次山以臺命往吉州督餉餽與吉守縻左司弁有違言  
次山亟投劾歸里洪愛其才力招之次山不得已再趨  
幕以啟謝有曰薜幕抗塵歸夢遂歌於彈鋏使輶問俗  
恩光首出於招旌自敘有曰半生陋巷天與以貧賤肆  
志之資隻影窮途人知無狂惑喪心之疾頃自紅蓮之  
依水已慙小草之出山曾司存承朝命以拘催俾幕底  
服官箴而往役忽移水中之蠓機驚海上之鷗當吾世  
而失諸侯不如其已吟小山之招隱士盡歸乎來乃特

枉於招呼許重陪於畫諾名實笑狙公之朝暮來往類  
雁臣之春秋後洪公以京狀薦之朝次山啟謝有曰蕭  
何之追韓信豈云得士之無雙秦穆之用孟明姑示與  
人之能壹皆精切如此

隱居通議

去非賀會仲實侍郎三除江西運使有曰某官元豐故  
家端平諸老甘泉筆橐儼父子之後先綠野園林繫朝  
廷之輕重穩熟流麗可愛也又賀李提舉與再任廣西  
有曰綸綽疏榮節麾就熟青絲翠節又煩駟度於周原  
羅帶碧簪喜見馬諳於舊路亦甚穩熟

隱居通議

去非作文有極俊麗者如正旦賀揚州制帥有曰笑倚  
闌干對平山之楊柳醉摩盾鼻賦后土之瓊花如賀總  
領知郡有曰良二千石正奉揚於仁風連一萬艘矧方  
生於春水如賀沿海制使有曰青陽左个帝始執圭滄  
海東頭軍無傳箭自天介福與國同休某官筆橐侍臣  
詩書元帥日升若木曉回豹戟之光雲近蓬萊煥動龍  
旂之影如宴贛守陳吏部樂語有曰太微積星曰即位  
流光入境之間孤雲落日長安飛詔九天而下如冬  
至賀揚州帥以跨鶴之州對牽牛之度賀諸王以葭灰

對茅土皆的對也又賀邵守有曰杜陵廣廈大庇寒而  
士歡顏叔度歌襦不禁火而民安作如賀揚州又曰軍  
士歡呼盡醉瓊花之露文書愁暇笑尋楊柳之春如謝  
諸司清明節餽有曰三杯藍尾方驚賜火之新一騎紅  
塵遽辱兼金之寵皆灑然無塵俗氣

隱居通議

段深父浚爲婺州永康令被劾罷後敘復改正去非爲  
作啟謝廟堂有曰百里出宰不虞美錦之傷一氣轉鈞  
逆賦緇衣之改又曰歸去來田將蕪自憐飛鳥之倦反  
乎覆陂甍復有同黃鵠之云俾得還元祐之全人所恃有

宋四大話卷九

十  
海山仙館叢書

有太平之宰相此作殊佳

隱居通議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爲謝丞相啟其末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困學紀聞

王相燭嘉熙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溫太真絕衿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實而人予其順天

困學紀聞

謝枋得率卿傳二千人舉義擢兵部架閣科降招軍錢

給義兵米似道打算招軍錢并徵所得米枋得自償萬  
楮餘無所償乃上書買相云千金爲募徙木將取信於  
市人二卵而弃干城豈可聞于鄰國乃得免

揮塵餘話

余試吏部銓第十三人外舅楊冰齋遺書賀先君其間  
一聯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聞若九萬搏扶搖更期  
遠到蓋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爲知舉取范質卽以  
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蓋外舅向亦以十三  
名中選故耳最爲切當蓋張時先輩筆也

癸辛雜識

有士人投啟事於真西山以爵齒德對師尙父又用運

籌帷屋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尙父謂可師可尙可  
爲人父漢書言帷屋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

湛淵靜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  
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  
請者弗報贊以啟東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贊余適  
謁琴堂坐聞夢與口占授扎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  
長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  
硯生塵未免紆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  
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

來更冀恢宏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  
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予笑莫敢言

桂史

霄中有游士春時誤入趙孟蟻之園者爲其家幹僕所  
辱訟之於官郡守趙必槐德符治之士子以啟爲謝云  
杜陵之厦千萬間意謂大庇寒於天下齊王之園四十  
里不知乃爲筭於國中

浩然齋雅談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  
衆所怨太原帥戒之因作啟事謝云才非一鶚難居累  
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

紫微詩話



有薦人而不副所期者因答謝牋曰金丸初落曾見紉  
於能言玉柄頻揮笑誤誇其解舞能言鵬陸龜蒙事解  
舞羊叔子鶴事世說所謂羊公鶴也

寓儋

紹興中有貴人好爲俳諧體詩及箋啟詩云綠樹帶雲  
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銷金上汪內相啟云長楸脫却青  
羅帔翠蓋千層俊鷹解下綠絲條青雲萬里後生遂有  
以爲工者賴是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五代文  
體何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也

老學菴筆記

月泉舊社久寒詩錦之華季子後人獨倣禮羅之意遂

從昨歲編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東風桃李又是  
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如湖海之英游雷動古囊交集鉅  
軸橫陳誰揭青銅尙詢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哉  
不用道謀是在主爲室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以同  
心睠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自負所長  
能雄萬夫定羞與絳灌等伍如降一等乃待以季孟之  
間欲辛甘燥濕之俱齊固甚難以曲直輕重而見欺亦  
不可念偉事或偶成於戲劇彼讒言特借譽而揄揚我  
詩如檜曹何幸縱觀於諸老此聲得梁楚固將不負於

齊盟一點無他三辰在上

吳渭月泉吟社誓詩壇文

月泉吟社同詩賞劉學古翁云效休文之人詠知類農歌拔毛遂於衆中允高匠目矧謝池僅止五字而魯語尤戒多爲首而錄全思則過牛恭惟執事雙桐政美五柳門深續雅道于一綫之餘亦言其興尋吟盟于千里之外夫豈無人乃采艱辛之辭特置次癸之列月泉分賦雲壑懷慙某夢斷鈞天心游樂地視元穎可爲至寶奚有于今裁白苧而製深衣于焉學古愛雲仙友云田園歸隱夙欽彭澤之高風筆硯久荒難得石湖之秀句

不慙鄙劣旨爾擬騷誤辱甄收敢言奔殿敬惟執事山  
林富貴軒冕錙銖釣月耕雲詎輸製錦傍花隨柳雅稱  
調琴可見知幾之老成居然遠世而肥遯適憑佳興用  
拂消人飢絲杲釣江湖貨元穎質珠璧此意古矣其利  
溥哉某溝壑餘生泥塗下士有懷農圃靡就犁鋤茲效  
顰唐士之五言恰轅足周南之一轂僅逃孫外免媿盧  
前自謂狂吟思復青瑣而遠矣或云駝榜會歌白夢以  
邀之

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送詩賞小劄羅公福云伏以月泉舊社久盟

湖海之交春日新題牋寫田園之興得周南而正始可  
冀北之空羣執事振響武林舒翹文苑種秧澆藥已朝  
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塘之入夢杼機自別冠冕爲  
宜某心所甚欣手之不釋詩成奪錦誦珠玉者翕然禮  
以爲羅媿瑤瑤則多矣餘如元穎并致篚篚司馬澄翁  
云執事清涵繡湖香並班史菜花天秧穀候偶迎著面  
之風野泉甕烟隴犁總是關心之事雖居蕭次猶占廬  
前高宇云伏以友連湖海夙聞詩錦之名題借田園尙  
媿禮羅之意有來匡鼎豈遜廬前執事文陣稱雄武林

擢秀四時春始成石湖老去之吟三徑人間得彭澤歸  
來之趣襟期樂只囊穎宜哉某得是高吟從而深刻問  
巢父之珊瑚安在此則長留縱衛人之瓊玖可將終然  
匪報倪梓云田園雜興偶徼舊社之同盟湖海俊游爲  
賦長城之玉字執事假富春山爲通德里耕織圖村田  
樂放開塵外之懷社翁昨蠶媪符道盡眼前之景以俗  
爲雅此詩可羣全泉翁云執事東晉衣冠西齋風俗開  
庭芳草倦游甘隱于白雲綠水新秧歸牧穩眠于斜日  
卓爾有立異乎所聞躡雲云月泉壤地密依鄰燭之光

春日田園賸喜奚囊之興翩其傑製壯我齊盟執事絲  
瀨清風爐峯瑞氣土脈融林陰合摻吟不赦于韶華社  
公醉蠶妾愁敗意直憂于秋雨誠爲蒼勁可但清新識  
字耕夫云農圃餘生結同盟之社友湖山佳處有識字  
之耕夫所謂伊人夫豈卑我執事語無排異體不效崑  
野鷺山鶯動金谷當年之感婦蠶夫秣逼石湖春日之  
吟天目山人云月泉社友爰歆舊盟天目山人爲題春  
興不勝佳甚豈果遠而執事望邑鄰輝平齋宗派詠牛  
羊茁壯仍觀戲水之乳鵝知燕雀生成又喜巡簷之窠

蜜有飡其饀或拊而歌安定書隱云執事昔者中庸今  
之安定趣雄物表牛倦鳥喧景入圖中風微水滑且能  
慕義熙之士豈欲追正始之音槐窗居士云執事名稱  
東國越之雄句比西家施之麗浴蠶飛燕野色搖春依  
犢市蛆扉陰移月暮成小景曲盡巧心姜仲澤云月泉  
里社竊雙溪明月之餘輝春日田園動白雪陽春之絕  
唱執事採摭羣言牢籠百態歸燕忙睡牛穩頗歡顏社  
酒之嘗斷烟涇流水香更切齒村莊之吠高標聳若秀  
句宜哉方尙老云秧疇麥稜畫圖巧寄于聲中社酒農



書詩史隱存于言外烏龍嶺之地靈尙矣白雲村之宗

派依然某薄云紵獻并以頴歸

月泉吟社

左右丞相 惟圖任舊人共政允孚爰立之期克左右  
厥辟宅師丕聳具瞻之望 士勵相我國家豈輕其選  
王置諸其左右今得其人 登進厥民在王廷俾聞播  
告永弼乃后于彝憲勿替欽承 所謂同德惟一伊尹  
乃格于天豈無他人雖百曹參何補于漢 惟武丁得  
傳說命朝夕啟乃心使太宗無元齡如左右失其手  
時則有若伊陟實惟阿衡之覺先公其惟時成周足邁

伯禽之拜後

參政 問兩社以爲公輔有一德以享天心 臣哉孰  
重於隣哉賢者固識其大者 南山之維石巖巖允諧  
輿頌北斗之台星兩兩式耀階符

樞密 聽履星辰之上運籌帷幄之中 天子守在四  
方允底修文之盛公輔間於兩社實資同德之良

給事中 轉圜有道坐知天意之回反汗無嫌更覺王  
言之大 歲蕤豹尾方看翠駕之躬陪笑兀龍頭又喜  
黃扉之身到 盡洗頃時仗下馬之習復見前輩殿上

虎之風

中書舍人

紫荷挈處光搖萬玉之班紅藥翻時風動

五花之判

辭達而已矣要必見聖人之情才難不其

然蓋欲極天下之選

號令鼓舞風雷亦云多矣獻納

司存雨露莫若專之

山東聽詔使扶杖有感奮之

心淮南寢謀無發蒙相姍笑之論

千門柳色誰憐芻

狗之陳人萬里草堂遙想槐龍之清影

左右史

君舉必書風采深增于柱下朕志先定姓名

已覆于甌中

夾玉皇之香案共欽稽古之榮築宰相

之沙堤還究濟時之業

翰苑驚人妙語曾同御柳之飛花滿地清陰第想垣  
梧之依竹黃麻之似六經方觀制作洪鈞之轉一氣  
卽預埏陶

經筵視君如腹心勉就月將之學相王爲左右佇觀  
宸告之猷

諫院聖朝無闕事抗論不休天子有爭臣舍公誰可  
以爲鷹鷂不若鸞鳳寧舍豺狼而問狐狸考司諫  
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然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屬司存

冠我豸角陰見睨而曰消手批龍鱗木從繩而自直  
御史 幾年弄印上曰無以易堯一角我冠仕者皆嚴  
憚黯 虛位揖第一人具瞻獨坐籠街過三百步孰敢  
竝行 馬立仗而不鳴虎在山而不採 虎在山而莫  
採藜藿豺當道而焉問狐狸 萬里秋風方快鷹鷂之  
擊一枝夜月尙安烏鵲之棲 行行避驄馬顧豈無北  
望之心跼跼下江鳶願少假南飛之翼  
禮部 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 咨伯汝作秩  
宗暨湯咸有一德

宗正卿 螽羽宜多於文子犬牙益固于漢宗 磐石

大牙暫典宗藩之籍甘泉豹尾佇歸禁從之班

大理卿 從知察小大之情必不容上下其手

司農卿 九年之畜必有正假宏模一歲之入幾何行

對清問

秘書省 照夜青藜暫養資于東觀翻階紅藥卽平步

于西垣 磨丹漬墨有來太乙之青藜正笏垂紳卽侍

玉皇之香案 蓬萊弱水雖可望而不可親草茅書生

敢以規而不以頌

國子監 帝席夜前對宣室鬼神之間學官晨入誨諸  
生行業之勤 入學而招諸生尙想三年之舊舉酒而  
祭之地今惟一老之尊

直閣學士 學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  
公便在五雲之多處 仍魚鳧之開國峻龍馬之負圖  
宮觀 雅意午橋之行樂何以寅陞之押班 日出而  
作皆言倦飛則知還夜行不休誰作急流之勇退 從  
容甲第肯甘田宅之汙笑傲午橋可窮園林之勝

奉使 使臣遠有光載驅原隰之外丈夫不爲將折衝

口舌之司 叱馭曰驅之凌九折邛徠之坂傳檄可定  
也諭三秦關陝之民

都督 匪兇率彼曠野吾道非邪非熊獵于渭濱公望  
久矣 東征若周公將是皇于四國北伐如吉甫本爲  
憲于萬邦 元黃之篋爭歸赤白之囊幾息 斗以南  
仁傑而已知德望之素尊陝以東周公主之宜勛名之  
益大

制置使 元和愬武郊迎裴度之來南渡張韓羅下魏  
公之拜 昔天下曹劉走馬跳兵之地乃禁中頗牧輕



裴緩帶其間

宣撫使 兵事節度付公允藉中權之整天下安危注意方當左轄之虛

宣諭使 楚三戸而亡秦當出萬舉萬全之計湯一征而自葛尙雪匹夫匹婦之讐

總領 目江輸淮以達京師錢流地上聚米成谷以陳形勢虜在目中

經畧使 于羽足以柔遠昔臥綠沉樽俎足以折衝雲深紫邏 鞞刀列郡之迎古稱大府襦袴萬家之喜今

在細侯 揮斥電縣雷州聳觀教令彈壓辰山癸水正  
佇篇章 人於南海若東西州暫煩分闢上失蕭何如  
左右手行卽揚庭 越犬吠雪非至靜莫鎮列城之浮  
海鼉冠山有餘力可任九鼎之重

安撫使 泰階六符下照星沙之地元戎十乘大開天  
柱之雲 范老子之制強敵曾有數百萬兵富青州之  
活饑民功過二十四考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暫歸緹  
騎之臨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行有黃麻之拜

監司 家人有嚴君焉舊膺此選皇華遣使臣也今世

其官 前時吳下阿蒙豈堪刮目明日冀州刺史更望  
私恩

轉運使 流馬畫謀盡蠲一石三十鍾之費搏鵬怒翼  
曾何六月九萬里之難

提刑 周原馳濡轡之馬漢網漏吞舟之魚 平三尺  
之法王國以長活千人者侯于門其大

提舉 民爲國之本不應一付之烏鵲君乘使者車乃  
可再安于鴻雁 平徭役以蘇氏頽公舉刺而洗吏  
墨 熬波出素問鹽筴之何繁汗簡殺青笑茶經之太

淺

將帥 鶴唳風聲走苻堅於淝水 鷲鳴露夜擒元濟于  
蔡城 卯受命辰卽行有崇文之勇決申上奏寅報可  
從充國之便宜

太守 庶民安其里是在二千石之良刺史得其人茲  
爲十萬戶之福 明光侍雕輦真玉皇香案之臣皂蓋  
駐東藩作金華洞天之主 先生有道義皇上轍從圖  
壁之師太守謂誰廬陵翁來作方壺之主 細民呼舞  
秀麥兩岐臣姓服馴拔薤一本 徒得君重無俾民憂

富貴歸鄉人知從太守之樂其樂謀猷告后誰識先  
天下之憂而憂 邊城蹂躪之餘野馬也塵埃也郡守  
經理之始繭絲乎保障乎 東連吳會馬牛非不及之  
風西望武昌烏鵲有可依之月

幕職 茲羅而致之幕下猶錐之處于囊中

曹官 所謂馬曹難久稽于足下豈無狗監能力薦于  
上前

縣官 讀書松竹林良多暇日種花桃李縣已滿清陰  
政異遂雉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 取衣冠而褚

之聞弦歌而莞爾

主簿 鳳皇千仞不辭棲棘之卑鯉魚尺書見報成瓜  
之及 但欲識韓不願封侯一萬戶且將詣習差勝讀  
書三十年

縣尉 茅舍聽雞聲莫非王事花村無犬吠卽是民庸  
家世 周拜乎前魯拜乎後邁韋平父子之榮陟格于  
帝尹格于天下堯舜君民之業 喬木非謂故國文獻  
猶存幽蘭稱其家兒典型是似

座主 不謂暗中之摸索遂蒙送上之吹噓 說戰場

文人還迷于五色讀刑賞論公放出于一頭

交代 雖慚尸祝越樽俎而代庖人之勞當藉吏民封  
府庫以待將軍之至

先容 老夫耄矣更數旬金馬之門我公歸兮或一笑  
銅駝之陌

致仕 浩然懷葦菜之秋風久矣飲木蘭之朝露 司

馬公之流水青山姑從獨樂歐陽子之茅簷涼簟尙想

玉堂

元日 望公如歲與物爲春

冬至 七日來復九江孔殷

生辰 蝴蝶莊周久相忘于夢寐蟪蛄彭祖今安在其  
短長 桃李笑人老矣無能爲也藥石生我忠焉能勿  
誨乎

書翰 才真樗散性實棗昏 自保歲寒勿孤月旦

儒科僅竊於還丹世味殆如于嚼蠟 夢魂欲付于潮  
回歸興尤濃于山色 小人可以小知無廣大高明之  
見大慚謂之大好仍瑣碎排偶之辭 十年大學身嘗  
百甕之齋一第集英袍已半霜之葉 兒從郎罷拾柿



葉以學書妻對藁砧然松明而理績 續東華之夢久  
聽朝雞誦北山之移只怨夜鶴 從大將軍之出塞嘗  
草檄書及妄校尉之封侯獨無功級 伏櫪志在千里  
巢林不過一枝 鵠濡其翼乃理之常猴沐而冠夫誰  
不笑

頌德 千羊皮不如一狐之腋百鳥羣忽見孤鳳之鳴  
鵬鵬徙于南溟搏扶搖而上者鳳皇翔于千仞覽德  
輝而下之 散爲霖雨固無非被澤之天貯作烟雲要  
亦有不知之潤 雖一譽以召臣一毀以去臣然三仕

無喜色三已無愠色 羅二十八宿于心胸振五三六  
經之羽翼 技斷斷兮無他心怵怵兮諒直 中流砥  
柱百壬夙避其鋒野水孤舟六丁莫措其手 敬王如  
孟子非仁義不陳于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于外  
薦辟 謂棄雞肋之可惜如收馬勃以無遺  
干請 月明繞樹自憐烏鵲之何依海上問津或謂斗  
牛之可訪

辨謗 衆怒所遷幾類水中之蟹一揮而去又同瓜上  
之蠅 墮井誰肯救而又下石焉餘燼寧復然猶有溺

灰者 謂虛船觸人而褊心不怒雖以無他然強弩射  
市而薄命先遭莫非自取

湔洗 雞壅也豕苓也亦嘗累藥籠之收鼠肝乎蟲臂  
乎斯固在化鑪之運

託託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惟深繾綣波及晉國君之  
餘也幸勿鄙遺 主家十二樓而妾一身豈新恩之敢  
覬廣廈千萬間而士盡庇非公道之焉依

洪邁翰苑新書

李易安賀人孿生啟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  
兩楷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

挑對祿註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於未  
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  
綵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

伊世珍嬋媛記

遼主命涿州刺史耶律昌本貽書雄州孫全興請通好  
有云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  
可全興以聞太祖命答書許之

宋史記遼國傳

熙寧二年高麗國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云本  
朝商人黃真洪萬來稱運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國  
王旨意形于剖述當國僻居賜谷邈戀天朝頃從祖禰

以來素願梯航相繼蕞爾平壤邇于大遼附之則爲睦  
鄰疎之則爲勍敵慮邊騷之弗息蓄陸虜以靡逞久困  
羈縻難圖攜貳故違述職致有積年屢卜雲祥雖美聖  
辰于中國空知日遠加迷舊路于長安運屬垂鴻禮稽  
展慶大朝化覃無外度豁包荒山不謝乎纖埃海不辭  
于支派謹當遵每通道遄赴橐街但茲千里之傳聞恐  
非重霄之紆眷今以公狀附真萬西還俟得報音卽備  
禮朝貢

宋史高麗傳

熙寧四年高麗遣使修貢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爲海風

飄至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源  
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

澗水燕談錄

朱四六話卷九

終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十

賦檄露布判設論

五代之際天下剖裂太祖應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  
江南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太  
宗再駕乃始克之海內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  
六合爲家爲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遽進賦曰構盡乾坤  
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爲君之玉戶金關帝覽之  
大悅遂擢爲第一人

吳處厚青箱雜記



宋四六話卷十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至西掖追故事獨  
無紫薇自別墅移植聞今庭中者院老吏相傳猶是昌  
武手植晏元獻寫賦於壁曰得自羊野來從召園有昔  
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以懷舊指蔽芾以思  
人

湘山野錄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賦  
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  
何知尙薰蕕而相假

歸田錄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

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  
神磊落者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  
徐鉉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傾歌鉉乃  
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置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  
下于覆盂其功可大亦冠多士

歸田錄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于廣狹匪  
彫匪斲流形罔滯于盈虛則宰相陶鈞運用之意已見  
于此賦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  
聚而爲山川則宰相擇任羣才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見

於此賦矣

青箱雜記

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旣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蝸蛙賦畧云匿蕞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蒂於中而發於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

者爲能忘心 避暑餘話

夏文莊公竦幼負才藻超邁不羣時年十二有試公以  
放宮人賦者公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其畧曰降鳳詔于  
丹陛出蛾眉于六宮夜雨未回儼髮雲于簾戶秋風漸  
曉失釵燕于房櫳又曰莫不喜極如夢心搖若驚踟躕  
而玉趾無力眄睐而橫波漸傾鸞鑑重開已有歸鴻之  
勢鳳笙將罷皆爲別鶴之聲于時銀箭初殘瓊宮乍曉  
星眸爭別于天仗蓮臉競辭于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沉  
步緩而同廊綠繞嫦娥偷藥幾年而不出蟾宮遶鶴思

家一旦而卻歸華表

青箱雜記

宋莒公兄弟平時分題課賦莒公多屈于子京及作鷲  
鳥不雙賦則子京去兄遠甚莒公遂擅場賦曰天地始  
肅我則振羽而獨來燕鳥焉知我則凌雲之自致又曰  
將翔將翔詎比海鷗之翼自南自北若專霜隼之誅則  
公之特立獨行魁多士登元宰亦見于此賦矣

青箱雜記

朱召公殿試德車結旌賦第二韻當押結字偶忘之考  
試官奏過得旨因得在數以魁天下其後謝主文啟云  
軒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櫂動地鼓鼙之下戰士遺弓蓋

敘此也故今三元衡鑒賦載此賦無結字

能改齋漫錄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倘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于此賦矣公又爲水車賦其末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不敢取意謂水車惟施于旱歲歲不旱則無所施則公之用舍進退亦見于此賦矣蓋公在寶元康定間遇邊鄙震聳則驟加進擢及後宴靜則置而不用斯亦與水車何異

青箱雜記

鄭獬殺夫皇祐進士廷試園邱象天賦時獬與滕甫俱

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圜邱自然自謂人莫能及解但倒一字曰禮大必簡邱圜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

陳振孫直隸書錄解題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力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旣而果幾也復

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  
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  
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旣黜乃吳人蕭穆  
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  
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  
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夢溪筆談  
林文節連爲開封府南廟第一廷試皆屬以魁選仁宗  
亦遣近璫伺其程文畢先進呈時試民監賦破題云天  
監不遠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旁觀忽吐舌蓋惡



其語忌也仁宗由是不樂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意不欲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子破題云運啟元聖天臨兆民上幸詳定幕次卽以進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當之遂擢爲第一

石林燕語

學林云皇祐中京師試止戈爲武賦張弼首選頗以此賦馳名第七韻曰亦猶日並月以爲明紀天之象王居門而曰閏重歲之餘今案字書明從囙不從日賦誤用之害理之甚以上皆學林語予案說文明字有二其一從囙其一從日皆可而學林乃謂從日者爲害理殊可

一笑 雲谷雜記

詞人卽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  
最工者如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  
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僂而畦菜葢人已逝而迹猶存  
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槩  
不越諸此 吳子良林下偶談

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  
詩葢寓時字也 老學庵筆記

豫章先生休亭賦其卒章云葢嘗聞伯夷之風何能問

詹生之卜洪駒父云晚刊定云是謂不著而筮從無龜

而卜吉云

能改齋漫錄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胡璉賦韻端木賜爲  
宗廟之器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惟彼聖人粵有端  
木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晞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

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馬永卿嬾  
真子

紹興初省闈試兼聽盡天下之美賦魁卷第六韻云三  
千同德誰云大武之有慙四七合謀孰謂中興之未盡  
美則美矣惜有慙二字乃成湯非武王也左傳季札觀

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  
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凡言益  
本書仲虺之誥得來有慚二字豈可借用

饗牖閒評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  
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  
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  
宗親書此聯於幅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  
陳修吟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  
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

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  
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  
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亡司隸之儀忍死須  
與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曰特命加  
一資鶴林玉露

安鴻漸有清才秋賦警句曰陳王閣上生幾點之清老  
謝客門前染一溪之寒水湘山野錄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  
月私試憫而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舉第六韻云雨暘固

自於天感召豈有所主倘調變得人則斯可有節而聚斂無度則亦能不爾此或未明閔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桑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齊東野語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明絕人年十七入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卽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

四六話

從兄少虛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薛叔雲元鼎魁文固佳

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茲惟得書之體也故肆  
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方兼經一出而爭  
誦之

攻媿集

曩者吳叔經郛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  
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  
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字  
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漢天子之儀  
玉漏聲沉纏纏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季  
陸在福州考校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

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實一中于百爲季陸  
先生極喜闢初兩句只嫌四句不是賢百爲于一似  
乎倒置改貫字作寓字較有意思

俞成螢雪雜說

吳處厚常作剪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  
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  
不妄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

螢雪雜說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  
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  
要在人幹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無疑



誑之後于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  
有曰一舉朔庭空寶憲受成于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  
稟命于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螢雪雜說

陳元裕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  
皆閣筆焉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厯八千  
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旻卿稱賞上舍熊元用  
節十四歲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云物產於地形成  
於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二賦四柱皆出人  
意表真所謂作賦手也

螢雪叢說

一

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賀履

如客已驚秋以履對秋假

一作權

借用字也陳傅良作仲

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原其所作皆有自來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遺意耶所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是也六吟八韻能於借對只得一二警聯便自高人一著作者不可不知

螢雪叢說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遇因話賦假人名善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爲救世砭劑云唐室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甄者欲

以陶唐堯舜爲一聯使於變時雍猶鈞埏埴風動四方  
器不苦竄事也會與舍弟碩夫邁昆仲儕輩商量莫不  
領畧此說

螢雪叢說

賀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俗奇  
古不流於怪癖題詠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  
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  
可雋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此守而勿失請  
借此以爲八韻之法苟妙達此旨始可言賦昔秦少游  
賦郭子儀單騎見虜第四韻云茲蓋事方急則宜有異

謀軍旣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我師之用乏  
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徹衛  
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鎔錙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踞  
鞍以出若無擒虎之威失隊而驚如棄華元之甲押險  
韻而意全若此乃爲盡善凡八韻皆卽此可反三隅矣  
近歲效莆陽體者雖貴意全然疊字多而失之冗句法  
長而失之強此非善學柳下惠者也若解試省試尤貴  
得體切宜知之

示兒編

高安解試由也升堂賦滿場皆苦其無故實林振體狀

題意獨得活法只用孔門同時之事映帶其第六聯云  
攀麟附翼仰窺在寢之淵聞禮學詩下視過庭之鯉主  
文李先之朴撫案稱賞曰祇消此聯已見由也果果在  
堂上矣遂真首選良齋先生謝尙書嘗云未第時試仁  
義天下之表制賦當時從游場屋者衆皆閣筆無以體  
表制者自作第四韻散句有曰民多拱極之星世絕駭  
輿之馬爲表制設也有學生會其姓者巧於移掇上添  
兩句云如天其大民皆拱極之星若路以由世絕駭輿  
之馬非特喚醒題目意透又以星襯仁天馬襯義路表

制在其中矣較有工夫乃占第一予次之作者不可不知  
示見編

東坡有曰詩賦以一字見工拙誠哉是言嘗記前輩說  
歐公柄文衡出堯舜性仁賦取劉焯天下第一首聯句  
曰世陶極治之風雖稽於古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  
劉來謁謝頗自矜公雖喜之而嫌其積字不是性爲改  
作蘊劉頓駭服紹興己卯廬陵秋試大衍天地之樞賦  
劉明老破題八字云法著大衍理關萬殊主司喜其關  
字包盡題意取爲冠場有用該字者皆未綴其後太學

復出魁者亦不過用此八字郭昌明首冠宜春賦曰重  
明麗正化天下第三隔云德增日日之新斯能凝命世  
被風風之教孰不胥然以風風對日日真不經人道語  
也示見編

凡用事須探究本文不可以虛對實如陳傅良漢斷珞  
爲樸賦云吏尙刻深弊見於乾封元鼎意多穿鑿機形  
於五鳳黃龍按漢郊祀志武帝封泰山改元封元年明  
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乃下詔  
曰天意欲乾封乎乾音干則乾封非年號也以對五鳳

則爲偏矣

示兒編

如少游君臣相正國之肥賦第五韻云因知正主而御  
邪臣者難以存乎安強正臣而事邪主者不能浸乎明  
昌美聖時之會聚常直道以更相蓋上下交孚今若從  
繩之糾畫故民俗阜蕃也常飽德以康強所以舜申后  
稷之忠民或饑而可救唐相韓休之鯁已雖瘖以何傷  
係中魁選有訟其重疊用韻遂殿舉朝旨今後詩賦如  
押安強卽不得押康強矣蓋七陽韻中彊字亦作強故  
也

示兒編



林德頌垌賦文精義云如車攻宣王復古賦復字本獨音扶又反俗音伏熊淳押舊字云苟根本之謀在我素講則統緒之托指期可復皆本音也沈之萬押肅字云所嗟古制之久泯豈謂此詩之能復此用俗音也理當從經釋文是然恐主文用俗音故須上請予按經釋文車攻序復古復文皆無音唯復會獨音扶又反復古之復當音伏訓反也復會之復訓又也則此復古熊淳押去聲非是沈之萬押入聲乃是林德頌顧第弗深究也林又云如渾天儀字本音胡本反葉重開天行健賦云

爰有稚圭擬形容於轉轂故令平子妙制作於渾儀此  
誤作平音用如姚鳳渾天義和之舊器賦云妙契洪造  
器名渾天此是矣予稽諸揚雄傳大渾思渾天顏師古  
音胡昆反楊子重黎篇或問渾天溫公音胡本切則二  
音皆得通押不可謂誤張教授炳在廬陵郡學出孟荀  
羽翼六經賦羽有兩音上聲者五音之羽去聲者羽翼  
之羽有上請者許押上聲乃是落韻

示見編

初誠齋先生楊公考校湖南漕試同寮有取易義爲魁  
先生見卷子上書盡字作尺必欲擯斥考官乃上庠人

力爭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傳以爲場屋取得箇  
尺二秀才則吾輩將胡顏竟黜之廬陵出聖武爲天下  
君賦小賦押君字隔句皆押羣韻而多寫作群當時有  
數人作者賦甚工意必前列而竟不掛名後主文出院  
與勸駕言及此甚嗟惜之且云十二文韻中無群字凡  
如此寫者皆不敢取又出三代有道之長賦三字韻或  
押穀函者並行黜落蓋函音誠見二十七咸其與三字  
同韻乃函人唯恐傷人之函胡南切臨江軍出順天爲日  
新之教賦教字韻效倣二字寫出効倣不從文而從力

者並不取所謂顏魯公有千祿字卽此可知後之人凡書者不可不辨其畫押者不可不審其聲

示兒編

前輩作賦須看韻脚誠不易之論然近年主司亦有以韻脚誤人者如吉州出明哲通天地之心韻脚云三代貫通而無間者而所取不主禮刑三代有道之長韻脚云三代長久其故可知而所取乃專主教太子筠州出明主謹養其和以知本末源流之謂也爲韻而所取不主財貨乃知作賦須就題熟認不可參入外意必若太學出天子當陽韻脚云天子當陽照臨萬國則以陽字

爲太陽却不可不從

示兒編

孔子弟子琴張琴牢也子張乃姓顓孫名師紹興中大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難與終懷于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與並爲徒懷于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

饗牖閒評

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爲橫衛懿

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宣  
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  
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鷄憚犧而  
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  
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  
鳴亳社伯姬死

困學紀聞

非刀匕是供膳宰舉席間之觴釋椎鑿而上輪人議堂  
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困學紀聞

黎逢石硯賦云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梁翰在

虛中而貯水水隨暈而環周墨游光而黛起明而未融  
是以參用久而不渝故以爲美成器尙古徵闕里於素  
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又云一拳之石取其堅一  
勺之水取其淨又云對此大匠厠諸鴻筆見珍於殺青  
之晨爲用於草元之日

無名氏研譜

程文斲雕爲樸賦第四韻結聯云圭磨嶽鎮歸璞玉以  
全真礪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愚恐無此理鎮圭雲礪  
古人制度非漢人所斲之雕且斲雕者史臣形容反樸  
之意耳

黃震黃氏日鈔

彭晉叟福州侯官人亦有學文亦奇肄業京庠每試多  
居首選胡穎爲浙西憲政尙猛厲物情不安彭因僞作  
臺章以脅之有尼僧爲之表裏使以稟示之曰得之臺  
中行且上矣胡懼就致禱約以獲免當以數萬爲謝已  
而月課不及胡遂作臺長江古心書歷述所聞以謝之  
古心下京府名捕時正放堂試賦題出王言如絲彭爲  
首冠破題云王妙心緯言關化機於未布以先謹有如  
絲之至微揭曉之際彭已置理乃以次名代之獄成黥  
隸貴州久之宛轉自如得至靜江適當詔歲入貢闈爲



編欄遇都吏一子於場中口授三卷得預薦送吏深德之未有以報乃爲之謀曰經幹潘公謚汝鄉人也盍往歸之彭以呈面爲難又命之作劄吾當爲通潘見其辭藻粲然亟令來見深愛其才而革面無策爲之重歎曰吾當思一策以處旣數日乃曰得其說矣使具戎服介之經帥府時姚橘洲希得領桂管因從容爲地且令修一儼函爲贄彭退思數日未能措詞乃往見潘求教潘爲之思有頃拊髀曰吾已得一聯矣曰失邯鄲之步爲吾黨羞借荊州之階以軍禮見使續成之且爲點定約

日導之以前橘洲庭見之彭趨入拜如儀乃以贊上橘洲觀之喜甚詳詢始末留之書院授以文選使分類之以觀其能否未幾書成橘洲益喜使諸子師之橘洲入爲文昌兼夕拜使與俱行繳駁之章多出其手復出入無間輒登市樓恣肆無忌爲人指目聞於當路於是逮治填配押回元隸所橘洲亦以此去國

癸辛雜識

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張正素云慶厯未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陞而立不欠一分孔子厯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

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  
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  
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  
當也

避暑錄話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學  
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承旨行簡知貢舉惟以格律痛  
繩之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  
成語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喻文風寢衰故士林相傳  
但君題小賦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隔句貼多用可

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又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旣云至雁當灼知此可以軒渠也

劉祁歸潛志

永昌陵卜吉司天監相地形勢謂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靖康末趙子崧守陳州子崧先在郡中剽竊此說至是適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血爲盟以倖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厯千齡而符景運皇天祐宋六葉而生

耿弼繼知高宗已濟大河惶懼歸命奉表勸進高宗羅致元帥幕亟欲大用會與大將辛道宗爭功宗得其檄文進之究治得情高宗不欲暴其事以他罪竄子崧於嶺外揮塵餘話

大兵渡江賈似道卽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我邦家至于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于生民先帝十一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羣從尙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

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  
皇后七袞之聖躬今天子孤憚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  
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邦國忠  
臣亦有江湖豪傑其合唱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  
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  
矢便直指于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尙永堅於盟誓  
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宋無名氏三朝野史

德祐乙亥長江失守賈公開都督府移檄諸路罪狀諸  
呂有曰元溫羣從竝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

宋四六話卷十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之損用事極切不知誰筆或云參贊李尙書珏所草也

隱居  
通議

世皇下江南檄枚舉賈似道無君之罪宋國臣民有不  
誠服者歟其文曰宅中圖大天開一統之期自北而南  
雷動六師之衆堪嗟此宋信任非人處之師相之尊委  
以國柄之重世濟其惡真兇悖之賈充謀及乃心效姦  
雄之曹操不學無識舞術弄權誇許黃僞免其身比河  
清莫大之績承君之寵如彼其專貪天之功確乎不拔  
惜官爵以總寶貨苛條法以苦賢才奪土田而無地可

耕變關會而物價騰踴藉鄙猥者伴食於廟堂任反側  
者失兵於邊徼恬視雷星之召異罔聞水火之降災滿  
朝皆其私人用將因其重賂用白札而破世守之法曲  
丹筆而容天討之刑民心已離而不知天命將革而未  
悟方且貪湖山之樂聚寶玉之珍弗顧母死奪制以貪  
榮乃乘君寵立幼而固位以己峻功碩德而自比於周  
公欺人寡婦孤兒反不如於石勒深懷禍慝自肆姦邪  
合正兩觀之誅可紓百姓之怒我大元皇帝聰明知睿  
神武慈仁焚香祝天誓莫殺而混海宇振兵畧地隨所



向而宣皇威一戰乘勝而渡江諸將列降而獻土厥角  
稽首迎我前茅後實先聲易如破竹昭茲天順人信之  
助成我風行草偃之功合宇宙以清寧蘇人民而鎮撫  
恩寬幼主以下罪止元惡之身自今檄到應守令以境  
土投拜除大支犒賞外仍其官職謹檄

輟耕錄

翟公巽作擒賊露布曰不以賊遺君父已殄凶殘况克  
敵示子孫毋忘勲伐

辭學指南

露布起聯用事 電擊雷震瀚海飲冠軍之馬星流彗  
掃燕然勒車騎之銘奮義勇于龍荒紀鴻勳于麟閣厥

開昌會克對前休

東萊平薛延陀

辭學指南

露布起聯用散語

眾勝天而定勝人終歸助順直爲

壯而曲爲老烏可恃強自古以來斯理可考所以牧野

若林之眾罔敵有周昆陽彗雲之鋒亦殲于漢

東萊破符堅

辭學

指南

露布未聯

臣等賴天之靈敵王所愾蠻荆率服初無

方叔之壯猷江漢旣平行對先王之令問

周益公平淮西

臣

備數行間獻俘闕下左執律而右秉鉞願先周樂之容

東漸海而西被沙共紀禹功之盛

東萊平薛延陀

登瀛岸而

望長安共與感慨封狼居而禪姑衍當效馳驅平符堅辭學

指南

歐陽文忠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勾當  
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先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  
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先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  
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  
以收威豈兩辭而造致先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  
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爲  
聞人

墨客揮犀

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英宗卽位久而車駕方出太學生除直日外並迎駕時有齋值日以不得預也乃潛出看駕旣而衆退以潛出之罪申直講難其辭貢父遽判其狀尾曰黃屋初出莫不成觀青衿何爲乃獨塊處可特免罰衆以爲常

四六話

子瞻通判杭州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妓者色藝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子瞻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

其善謔如此

志林

溫公家舊有一琉璃盞爲官奴所碎洛尹怒令糾錄聽  
溫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  
散過差宜恕於斯人

彥周詩話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  
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  
紫當爲都工訟於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謂不便星子令  
封牒與告告乃判牒云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眾奪  
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

同非謂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  
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祠  
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夢溪筆談

真文忠公爲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鵠之役來訴公判  
云詔捕鵠鵠若水尙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殲猶疏于朝  
况爲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困學紀聞

士人有雙漸者善滑稽嘗爲縣令因入村治事夏暑憩  
一僧寺中方入門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  
杯否漸怒其容易叱去而此僧猶不已曰偶有少佳酒

同飲三杯何如漸發怒令拽出去俄而屬吏漸亦就憇  
至晚吏呈案漸乃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杯禮  
尙往來請上座獨喫入棒竟筭遣之

張耒明道雜記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  
竹夫人爲題曰漸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  
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寢展轉  
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  
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  
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

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鶴林玉露

擬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加食邑實封制  
曰建列蠡以分封載嚴維翰奄金淮而作牧兼重留屯  
疇茲銀信之庸幡爾琳邊之處控斯干而衛社隆使指  
以旌畬允熟輿言誕敷大號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  
觀田萬頃苗而肯播公以忘私退睦鄉閭有同井相友  
之義進陪卿伯爲立極經野之謀其至忱則忠乎君其  
實意則近乎古頃以仁政之潤澤推爲太平之紀綱貢  
助徹皆便於民不奢不儉租庸調悉寬其法欲逸欲安



持界限以素嚴立經制而益謹無甚富甚貧之弊見謂  
平均縱近臣近親之家莫敢踰越方坐致鹵原之化乃  
祈歸堯壤之耕亟示勉留爰加優渥品特升于華戟廩  
爰賦於真官少酬在畝之懷終冀惠疇之用矧維揚之  
重鎮實今日之要區未雨綢繆合謹本根之備及時閒  
暇當爲兵食之圖顧惟禮耕義種之賢足副內修外攘  
之志統綏疆場申畫郊圻省騎墜隍宜舉充國破羌之  
策分兵關渭必循孔明定蜀之規以耒耜執戈戍以襁  
褓行甲冑象耘沃野戰守有經蟻聚列營坐作聽命期

復恢于境土宜煥錫於山川是用陟防渚之齋旄開廣  
陵之棨鉞兵事節度悉歸封履之中地利便宜盡入輿  
圖之內仍申朱錫庸顯恩崇於戲師整戎修徹土冀歌  
於周雅馬騰士飽平淮宜上于唐勛往服朕言式永終  
譽

胡錡耕祿藁

代田萬頃到任謝表云琳館養恬冀息邱園之駕瑀戈  
疏寵誤分淮甸之弓籲天控避以弗俞跼地勉承而有  
覩伏念臣量慚淺薄品特下中少事耦耕粗得帶經之  
樂壯沾圭祿頗懷憂國之忠越內外以若疇辨總結而

定賦千夫萬夫之長愧匪其材九推五推之間備殫其  
力乃上從盤之請欲陶擊壤之情忽授鉞以總師俾建  
旄而專閫矧長淮之境土爲吾國之藩籬民賴懷生軍  
資討實秉戈執耒宜爲足兵足食之思牧馬飯牛盍講  
且戰且耕之政鞠旅而留其芑出車而黍其華戍牛式  
遣則無載饑之憂徒御式嚴則有峙糧之望預爲兩徹  
之計可收日闢之功六月出師敢廢歌豳於七月夏官  
董政尤當任甸於地官顧無圻畫之良規曷副蕃宣之  
隆寄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恢復疆宇整齊乾坤一成立

中興之基大披圖籍九井張太平之紀丕混車書內將  
拓梁山奕奕之區外欲歸齊國章章之土知臣粗能積  
穀故使備邊祭臣稍熟分耕故資治塞庚癸政需於飽  
餉戊巳宜增於鉅屯臣敢不實壑實壙乃疆乃理三事  
就緒勉修瀆浦之戎萬年提休願報土田之德

耕祿藁

擬常熟縣開國侯穀實進封常熟縣開國公加食邑實  
封制曰慶有年而介福久疏分井之封播攷績以陟明  
爰進植圭之秩乃睠奏艱之惠載推報本之恩允穆師  
言誕揚渙號常熟縣開國侯穀實學深種植仁熟滋培

一日無食則饑司民之命三代處農而教爲道之原其  
和足召陰陽之和其貴能賤金玉之貴幽歌始播婦誥  
畝以勤勞魯頌于尊牧在垆而蕃碩行師則藉之挽粟  
徹疆則資之峙糧持常平使者之權視時登損佐地官  
司徒之職待國調頒疇庸旣課於屢書班祿宜先於增  
賦乃刻名於鏤璽乃彰用於彝彝爰卽侯疆就升公爵  
於以重宅生之寄於以顯育教之庸於戲歲月日時無  
易而用明朕已建九疇之範水火木金惟修而永賴爾  
其敘萬世之功益厲後圖嗣有華龍

封祿藁

擬隴西郡開國侯來牟進封關內侯加食邑實封制曰  
登實祈春已課兩岐之最薦名告夏爰疏易地之封於  
皇孔碩之英貽我泰膚之美穀差吉且穡布猷言隴西  
郡開國侯來牟外叶坤黃內涵賁白載行於野懷大夫  
君子之忠斯饗我農成先公風化之業將其來食迄用  
康年滹沱對鼃之時竟能濟業崆峒跨鞍之頃遂底師  
休庸進績於農書復侑忱於寢廟來咨來茹有在公助  
祭之恭實好實堅相尊祖配天之道爰易隴西之舊壤  
聿升關內之新畝於戲雨露肥磽之不齊爾旣勉修於

人事山川土田之大啟朕其加錫於侯功往服休恩勉

圖後效

耕祿藁

代來牟謝表代食維好績愧乏於善收往卽乃封恩誤  
叨於登進自天錫命易地祇榮伏念臣桑下枯荻丘中  
稿苗鬢髮黃髮老風雪之凋殘皦皦素心抱冰霜之潔  
白生樂國而無鼠苗之感歷元都而有兔葵之思因問  
俗於關中輒借階於陛下爰進仲舒之策勿令後時至  
形武帝之憂詔其益種欲使畝畟眖廩之所皆有春登  
夏實之資地方慮于不齊意敢希於所報詎期削木之

質遽躋沃壤之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游祥雲政和  
時雨五穀共衍藹永平膏沐之權多忝同登播元和天  
錫之頒課吏奏漁陽之最談兵却新鄭之師以薦廟而  
勸相農民以問價而選掄使者肆令穉植亦被播耰臣  
敢不小大懷忠艱難成業誦原野南都之盛已幸富饒  
歌宮室故國之虛尙祈警戒

耕祿藁

代車龍到任謝表職監水衡何補禹疇之用光濡濕轡  
誤叨渙漕之榮沐浴恩波滂沱感涕伏念臣材卑碌碌  
量淺沾沾刊木而龍其驅粗竭放蕘之力防稻而瀝其



畜僅殫掌澮之勞政慚俛仰以隨人所冀卷藏而束閣  
川適逢於滌滌泉曷導於源源乃沾詔墨之鴉翻俾濯  
篆文之龜坼流湮就燥泄北海以灌涯自下升高激西  
江而救涸爰煦斗升之活以將輦駕之輸茲蓋恭遇皇  
帝陛下德厚海涵道明川理見善莫禦其決化妙流通  
從諫如轉諸圜迹無碍滯肆令猥瑣亦沾選掄臣敢不  
胝足施功鞠躬盡瘁鑿渠引渭當溥沾涇下之田輓粟  
飛芻願長富關中之廩

耕稼藁

代犁春到任謝表雨足周原方協夢魚之兆地分蜀壤

母山新宮遷安寺

宋四六話卷十

三

頭之益願廣租分耦五百兩之連尤思糧衛耕祿藁

宋四六話卷十 終